

叶灵凤文集

天才与悲剧

第四卷 随 笔

花城出版社



叶灵凤文集

天才与悲剧

第四卷 随 笔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灵凤文集 第4卷: 天才与悲剧/叶灵凤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ISBN 7-5360-2963-2

I. 叶… II. 叶… III. ①叶灵凤-文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358 号

叶灵凤文集第四卷

天才与悲剧

叶灵凤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875印张 1插页 416,000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60-2963-2

I·2521 定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金宏达

三四十年代有些作家的面目，缘于时空关系，或模模糊糊，甚或怪陋狰狞，使人不敢趋前，叶灵凤先生大约就是很“惨”的一个。初则是正在“唇红齿白”时，与鲁迅先生相“骂”，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其实何尝是对手，倒被“骂”个“流氓文人”，“臭”名昭著；继则又在《鲁迅全集》中被“注”为“汉奸”，遗“臭”万年。后此注虽然“注销”，却也并无声闻遐迩的“平反昭雪”，何况斯人已去，身后寂寞，真面目如何，也难得一辩。识者每念及此，殊为感慨！

叶灵凤系江苏南京人，生于1904年，1925年加入“创造社”，乃“创造社”名副其实的“小伙计”，文坛上堪称资深。列名“左联”最早的成员，却又因“放弃”工作而被除名。抗战时期，也属于挥笔上阵的一员，担任由夏衍主持的上海《救亡日报》编辑，并随报社南迁；广州沦陷后，遂移居香港，曾是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理事。他与郭沫若、夏衍、潘汉年、乔冠华等一直过从甚密，不避被人以“左派”目之。建国后多次参加国庆观礼，在港接待大陆来访文化界要人，此种姿态亦曾为其

时“注”他为“汉奸”者所瞠目！后来有资料证明，叶氏实乃从事掩人耳目的地下工作，“汉奸”云云，“皮相”而已。其实作家其人如何，自有文字俱在，也做假不得。遍观大陆解放之前、之初迁港作家，一直矢志不渝地赞颂新中国，爱国之情溢于笔端，叶灵凤实是最突出之一人。居港数十载，他撰写大量历史知识小品，缕陈香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霸占经过，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与丑行，驳斥殖民主义辩护士的种种谰言，并以一藏书家之热诚与毅力，搜求各种有关香港史料、图籍，借以参证历史，垂示后人。他所收藏的《新安县志》（含今宝安、深圳、香港等地），为罕有之善本，外人曾有意以重金购求，不许，意在以之献诸国家（身后由家人交广州中山图书馆收藏）。

名声此物，常常是名实不副，亦无可如何之事，智者便以达观处之。如叶先生者，终其一生几乎都立于“流氓文人”、“汉奸”阴影之下，不辩，亦不必辩；澹然，恬然，一本知识分子醇然本色，只身体力行自己应做之事。为三十年代女作家萧红寻坟、迁葬而奔走，即一广泛流传于香港文化人中之佳话：故土、故人之情，他是决不轻弃的，他相信自己，这就足够了。

叶灵凤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小说大家，但他的一篇准中篇《女娲氏之遗孽》，入选郑伯奇主编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赫然引人注目。借主人公情书自白，将一陷于婚外恋女子“东窗事发”后所经受身心磨难和盘托出，其表现之缱绻、深切令人震撼。当时的这位青年作家于此展露了“新星”的光辉。叶氏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亦有若干中篇或准长篇，其作品数量不可谓少，在创造社后期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之间，他是一位衔接性作家，此种角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值得治文学史者看重。虽然蜗居于狭仄的“听车楼”上，年轻的作家却饱染异

域文学新风潮，男女情事是其主要视景，痴恨恩怨，离合悲欢，委曲、感伤、情怀无限。恰弗洛伊德理论东来之时，沿波讨源，自然别现一种见地。他又钟情于斯蒂芬孙、普洛斯特、乔伊斯、帕索斯、纪德诸西方名家、亲炙原作，心得殊深，创作手法亦综错多变，或亦真亦幻，诡奇迷离，或切换角度，多音交响，其《鸠绿媚》、《菊子夫人》、《落雁》等作品当时都能予人别开生面新奇之感。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洋”风鼓动，海派中兴，叶灵凤的作用不可忽视。今日之论者，往往论及今日青年作家时，回护有加，“年轻”二字，概可谅矣。独于昔日之作家，常忘其当时亦正年轻，幼稚、动荡、浮躁，自不可免，而春秋褒贬，激切、苛严。此种不公，也不独对叶灵凤一人而已。

叶氏于1934年曾出版《灵凤小品集》，散文、小品亦为其创作之主要文学样式。早期散文、小品多低回、伤感气息，其时适与郁达夫等过从甚密，作文亦颇具创造社诸君子之风。文笔委婉，自抒情怀，取材大抵不脱自己身边范围，形象、情感均较为真切。留居香港后，因从业报纸副刊编辑，遂大量写作小品、散文，而文风亦大变。有关香港历史、风物、掌故的诸多篇章，或痛陈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详细经过以及殖民者种种罪行、劣迹，或指点港岛百年沧桑变迁，或状绘香港形形色色珍异风物。知闻博洽，言之凿凿，笔法严飭，平易自然间挟带“学术性”，就中更寄寓无限家国情怀，令人肃然。叶氏平生喜好英国作家淮德融风物知识于挚友倾谈式的《塞尔彭自然史》，其《香港方物志》、《花木虫鱼丛谈》等集俱见效法之意，而其《能不忆江南》集中各文，追忆故乡风物，尤其儿时吃过的各色美味食品，于美食家津津有味之言谈中，或有几许怀乡的惆怅，使人不能不想起另一位“美食家”梁实秋，直有“北

梁南叶”之感。

叶灵凤嗜书。他不是“大款”，自年轻时代起，便以微薄薪金与稿费所得，铢积寸累购求中外图书，藏书甚富（尤以西书为多），却一朝尽丧于战火，真正痛何如之。而后在香港，又东山再起，重建个人收藏，成为香港“文化沙漠”时期名重一时的藏书家。他却不愿称自己是藏书家，而愿称“爱书家”。正是出于对书的至爱，他写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古今中外，书苑菁英，收于笔端，复尽传播之责。此类笔记文章出浅入深，且常与个人兴会、经验交融，亦是其散文、小品致力之作。

叶灵凤1975年病逝于香港，国内曾有三联书店出过他的三集《读书随笔》（丝韦编，内中收有他在四十年代印行过的《读书随笔》，六七十年代印行的《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和《晚晴杂记》，另有尚未结集的《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等），此外还有《能不忆江南》（江苏古籍版）等印行。叶先生尝自称“在外面流浪”的“游子”，初回祖国大陆时，欣欣然而至热泪盈眶，今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编辑这套文集，怀念并告慰这位爱国情重的老作家，正其时也。

读者诸君掩卷之时，当可想见他的笑容。

目 录

前 言	金宏达 (1)
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	(1)
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	(3)
《A11》的故事	(12)
回忆《幻洲》及其他	(14)
郭老归国琐忆	(16)
歌德的一幅画像	(18)
鲁迅捐俸刊印《百喻经》	(21)
胡适与我们的《小物件》	(23)
达夫先生和吉辛	(25)
达夫先生的身后是非	(27)
郁氏弟兄	(29)
老朋友倪貽德	(32)
从一幅画像想起的事	(34)
白薇——我们的女将	(37)

《堂吉诃德》的全译和望舒·····	(39)
乔木之什·····	(41)
版画图籍的搜集功臣——悼郑振铎先生·····	(44)
袁牧之与辛酉剧社·····	(48)
夜雨悼家伦·····	(50)
敬隐渔与罗曼·罗兰的一封信·····	(53)
关于内山完造·····	(55)
西谛的藏书·····	(59)
爱书家谢澹如·····	(61)
小谈林语堂·····	(64)
一个第三种人的下落·····	(66)
读《杜工部集》·····	(68)
读延平王户官杨英的《从征实录》·····	(70)
许地山校录的《达衷集》·····	(76)
关于《喜咏轩丛书》·····	(82)
张维屏的《花甲闲谈》·····	(84)
张仙槎的《泛槎图》·····	(86)
读方信孺《南海百咏》·····	(91)
《南海百咏续编》·····	(95)
改七芗的《红楼梦人物图》·····	(97)
顾恺之画的《列女传》·····	(101)
读《三冈识略》·····	(103)
读《遐庵谈艺录》·····	(105)
读《光孝寺志》·····	(107)
李龙眠的《圣贤图》石刻·····	(109)

朱氏的《金陵古迹图考》	(113)
笔记的重印工作	(115)
笔记和杂学	(117)
中国雕板始源	(119)
书籍式样的进化	(125)
谈宋板书	(128)
唐人写经和西洋古抄本	(130)
简册缣帛和书籍名目	(132)
木简和我国的书籍式样	(136)
藏书印的风趣	(138)
读书与版本	(147)
久存美国未还的居延木简	(149)
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	(151)
古书与“英科勒布拉”	(160)
谈翻版书	(162)
梵谛冈的《禁书索引》	(165)
禁书的笑话	(175)
《纸鱼繁昌记》	(177)
《书斋随步》	(179)
关于“发光的经典”	(182)
书斋之成长	(184)
脉望	(188)
蠹鱼和书的敌人	(190)
借书与痴	(193)

作家传记·····	(196)
作家和友情·····	(198)
焚毁、销毁和遗失的原稿·····	(200)
文艺当店·····	(206)
天才与悲剧·····	(208)
记莫娜丽沙·····	(210)
诚实的赝造家故事·····	(212)
伊索的相貌和他的画像·····	(215)
身后之名·····	(217)
毕加索的情妇·····	(219)
可爱的斯蒂芬逊·····	(221)
法朗士的小说·····	(224)
亚刺伯的劳伦斯·····	(226)
青鸟与蜜蜂·····	(229)
哥庚的《诺亚诺亚》·····	(231)
马谛斯的故事·····	(235)
罗丹与诗人里尔克·····	(237)
比亚斯莱的散文·····	(239)
麦绥莱勒的木刻故事集·····	(242)
歌德和《少年维特之烦恼》·····	(244)
爱伦·坡·····	(247)
谈普洛斯特·····	(249)
史谛芬逊和他的《金银岛》·····	(252)
《十日谈》、《七日谈》和《五日谈》·····	(256)
马克·吐温的笑话·····	(265)
诗人但丁的机智·····	(267)

《唐·吉诃德》的译本和原作	(270)
支魏格的小说	(272)
奥地普斯家族的悲剧	(274)
萨迪的《蔷薇园》	(276)
《狗的默想》	(278)
《罗丽姐》	(280)
贝克特的作品和诺贝尔奖金	(282)
霭理斯的杂感集	(285)
高克多与《鸦片》	(290)
《大钱》	(293)
《奥贝曼》	(295)
巴比尼的《但丁传》	(297)
托玛斯·曼的《神圣的罪人》	(299)
布封的《自然史》和毕加索	(303)
培根的随笔集	(305)
弥尔顿的《阿里奥巴奇地卡》	(307)
狄福的《荡妇自传》	(309)
福尔摩斯和他的创造者	(313)
杂忆诗人泰戈尔	(315)
纪德的自传和日记	(317)
纪德的《哥莱东》	(319)
《贖币犯》和《贖币犯日记》	(321)
《米丹夜会集》	(323)
插图本的《塞尔彭自然史》	(326)
爱书家的小说	(328)
毛姆的札记簿	(330)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遭遇	(332)
《寂寞的井》的风波	(336)
《黑奴吁天录》的故事	(338)
品托的《远东旅行记》	(342)
迦撒诺伐和他的《回忆录》	(344)
《猴爪》和三个愿望的故事	(348)
王尔德《狱中记》的全文	(352)
乔治摩亚和三卷体小说	(357)
路德维喜的《歌德传》	(360)
纪伯伦与梅的情书	(362)
屋顶上的牛	(366)
龚果尔弟兄日记	(368)
褒顿与《天方夜谭》	(371)
卡夫卡的《中国长城》	(377)
关于《伊索寓言》	(379)
《十日谈》的版本谈	(387)
《圣经》的新译本	(389)
吉辛小品集的中译本	(391)
《震撼世界的十日》	(393)
外国人新写的《中国医学史》	(395)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日记	(397)
马可孛罗笔下的卢沟桥	(399)
毛姆等到了这一天	(401)
乔治·桑和肖邦的恋爱史	(403)
海涅画像的故事	(407)
伽利略的胜利	(410)

英国人的同性恋·····	(413)
接吻的起源和变化·····	(415)
求爱的巫术·····	(417)
光荣的手·····	(419)
莎士比亚先生·····	(422)
吸食鸦片的英国作家·····	(425)
关于莎士比亚的疑问·····	(432)
王尔德之子·····	(434)
禁书一束·····	(436)
应译未译的几部书·····	(438)
美丽的佛经故事·····	(440)
龙和谣言的故事·····	(442)
英国人笔下的额尔金·····	(444)
《茶花女》和茶花女型的故事 ·····	(446)
月天的《故事海》·····	(451)
印度古代的《五卷书》·····	(456)
《天方夜谭》里的中国 ·····	(461)
《蝴蝶梦》与风流寡妇的故事 ·····	(467)
欧洲木刻史序论·····	(472)
画家的书翰和日记·····	(474)
画家果庚的札记·····	(476)
比亚斯莱、王尔德与《黄面志》·····	(478)
华萨里的《画家传》·····	(484)
割耳朵的画家·····	(489)
乔伊斯佳话·····	(491)
《死的跳舞》·····	(493)

比亚斯莱的画·····	(495)
美国老画家肯特的壮举·····	(499)
为书籍的一生·····	(501)
书痴·····	(503)
书斋趣味·····	(505)
旧书店·····	(507)
书店街之忆·····	(509)
琉璃厂的优良传统·····	(511)
“丸善”和《万引》·····	(513)
我的读书·····	(515)
重读之书·····	(517)
座右书·····	(519)
枕上书·····	(523)
我的书斋生活·····	(529)
我的藏书的长成·····	(531)
借书与不借书·····	(533)
今年的读书愿望·····	(541)
冬天来了·····	(543)
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	(545)
原稿纸的掌故·····	(547)
叶灵凤年谱简编·····	曹培红 (549)
编者后记·····	(556)

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

从上海出版的一期《文艺月报》上读到郑伯奇先生所写的《忆创造社》。他是创造社的老前辈之一，直到我在这里所读到的这一期（八月号）为止，他所讲的还是《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以前的事情，这都是我未曾参加的。我第一次寄稿给成仿吾先生，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去谈话时，那已经是《创造周报》出版的时代。周报的编辑地点虽仍是设在泰东书局编辑所内，但已经不是伯奇先生所说的马霍路福德里的那一间，而是设在哈同花园附近的民厚南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是在从前法租界近霞飞路的一个弄堂内。那也是一座两上两下的楼房，楼下是书籍堆栈，楼上则是编辑部。正是在周报编辑部内，我第一次见到了成仿吾先生，这是创造社诸位前辈之中我最先认识的一位，他当时对待像我们这样文艺青年的态度诚恳和亲热，实在是令我毕生难忘的。也正是在这间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全平和倪貽德，还有从四川出来不久的敬隐渔。他是从小被关在一座天主教修道院里读法文的，因此，他发表在《创造社周报》上的创作，竟是先用法文起草，然后再由自己译成中文的。

这时伯奇先生大约已经回到日本去，还不曾再回上海，但他翻译的《鲁桑堡之一夜》却早已出版了。我第一次有机会见到他，那已经是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以后的事。好像是一个夏天，他从东京回到了上海，高高的身材，戴着金丝眼镜，似乎对我当时所画的比亚兹莱风的装饰画很感到了兴趣。我清晰的记得，他带我去逛内山书店，知道我是学画的，而且喜欢画装饰画，便用身边剩余的日本钱在内山书店买了两册日本画家路谷虹儿的画集送给我。这全是童话插画似的装饰画，使我当时见了如获至宝，朝夕把玩，模仿他的风格也画了几幅装饰画。后来被鲁迅先生大为讥笑，说我“生吞比亚兹莱，活剥路谷虹儿”，他自己特地选印了一册路谷虹儿的画选，作为艺苑朝花之一，大约是想向读者说明并不曾冤枉我的。

这个小插话，伯奇先生大约是不知道的，我想这更是他当时买那两本画册送给我时怎样也意料不到的事。